



■若谷

## “这事到此为止”别议



鲁民快评

## 爱人与爱钱

■陈鲁民

古时,“皇帝女儿不愁嫁”,眼下,没有皇帝了,某种意义上来说,首富就是皇帝。可中国内地首富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在接受《嘉人》杂志专访时,称自己30岁从未交过男朋友,原因在于“难辨追求动机”,不知那些追求者是爱自己还是爱自己的钱,因为她已被父亲培养为800亿元资产的“接班人”。(1月14日《南国都市报》)

宗馥莉面容姣好,身体健康,能力超群,大方婉约,还有留学经历,再加上亿万家资,应该说,她没有任何理由被爱情冷落。但正所谓谓富人怕饿,富人怕抢,学生怕考试,贪官怕举报,大有大的难处,富有富的尴尬,首富女儿就这样扎扎实实、硬生生地被“剩”下了。

其实,宗馥莉的难题很大程度上是在自我为难。为何一定要把爱我与爱我的钱分那么清,爱情又不是搞化学实验,成分多少,比例几何,能在显微镜下看得清清楚楚。平心而论,世间任何爱恋都不可能是赤裸裸、纯而又纯的,爱一个人,也必然会爱他的各种附生物。完全可能是既爱一个人,同时也爱他的钱、权、才、势。旧时民间说,宋氏三姐妹,老大爱钱,老二爱国,老三爱权,可最终都找到了如意郎君。同理,为何不可爱一个姑娘,既爱她的貌美如花,也爱她的收入不菲?爱一个小伙子,既爱他的玉树临风,也爱他的家资殷实?

就现在流行的“高、富、帅”标准来说,“高、帅”算是个人先天条件,“富”就是个人的附生物,很难区分得开。我看过《非诚勿扰》等电视征婚节目,看得多了,也有经验了,一个小伙子一露面,根据他的外观条件我就基本上能有一半把握判定他能否牵手成功,再看他介绍职业与收入,就能百分之百地判断他的命运如何。近日看到贵州一个农村中学教师出场,人很俊雅,谈吐不错,志向也很远大,主持人与女嘉宾都对他献身农村教育大加赞赏,却没有一个人为他留灯,甚至还没等他介绍完自己的情况,就纷纷灭灯。原因很简单,因为他的月收入只有3000元,“激”不起那台上24名美女的爱欲。但谁也没有批评那些美女的过分“唯物”,因为,爱一个人,是要爱他的全部的,如有人声称“我只爱你这个人,而不爱你的钱财”,那就未免过于虚伪了。今日而言,大约是在小说《简爱》里才会有这种纯理想主义的爱情。

所以,宗馥莉及其像她一样有钱人的婚姻,要想破解“爱无能”的难题,早日步入婚姻殿堂,就不能自我设限,疑神疑鬼,因怕人算计自家的钱财,就把爱情大门紧闭。依我所见,如果首富女儿或类似有钱人大胆发出爱情呼唤,大约会遇到这样四种人:一是确实只爱你的人,不爱你的钱,这固然崇高,但很难自证;二是既爱你的人,也爱你的钱,这是最现实的;三是先爱你的钱,而后慢慢爱上你的人,这种人也并不少;四是就爱你的钱,不爱你的人,想办法算计你的钱。碰上前三种人,是你的福气,理应珍惜,别轻易放过;碰到第四种人,那算你倒霉,遇人不淑。不过,也有许多制约机制可以防止悲剧发生,譬如,不是有婚前财产公证吗?

因而,不论是谁,都要面对现实,千万不要去追求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唯美爱情,更不要把自己的钱、权、势、名等看得太重,以为人人都在觊觎,而应轻轻松松、身无羁绊地去爱一个值得自己爱的人,而不必过分去计较他是爱你多一些还是爱你的钱多一些——把钱给你爱的人使用,也是幸福,你就会发现,爱,就在眼前,你的意中人正在频频招手!

“这事到此为止”,往往是领导者私下发出的口头指令,在大范围内鲜能听到。

如若不信,请看1月2日《报刊文摘》转载的《白培中仍有多少待解之谜》。报道称,山西省焦煤集团原董事长白培中家中遭劫,办案民警踊跃破案,正当他们等待表扬和嘉奖时,一条命令悄悄到来,知情人士转述,上级领导要求,“这事到此为止,不能泄露任何案情”。之后,两名被告人(盗窃犯)分别被判处死刑、缓期两年执行和无期徒刑。山西省纪委有关方面负责人称,认真核查之后认定,白培中仅有84万余元财物违纪,决定给予他留党察看1年处分,同时按规定撤销其党外职务。这令人有点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了。

从字面上看,“这事到此为止”没有多少深奥的含义,并不难理解,其意思是说,这件事到这里就终止了,不许再说、再问、再提、再费什么心思了。

其实,“这事到此为止”在某种特定语境下笼罩着些许神秘的色彩,背后藏着谁也说不清、道不明的猫腻。

鼻子大了压嘴。在“这事到此为止”的指令下,执行者只能诺诺,极其驯服地睁只眼闭只眼,对某些腐败案件只查了部分而不再详查全部,只查了轻的而不再查重的。这样,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,不了了之。无形之中,为不良官员撑起了一把保护伞。

发出“这事到此为止”口头指令的领导者,往往有若干冠冕堂皇的理由,诸如“要以维护

大局稳定为重”、“我们应当好好爱护干部”云云。其实,这些理由根本都是站不住脚的。必须明确,地域或部门工作相对大局而言只是局部,某些人口中的大局,只能是个幌子,仅仅是某地区或某系统或某单位,还有的竟是少数人利益或某领导的私人需要。还必须明确,不能将惩治腐败与爱护干部对立起来。倘若是一般性的错误,当然不能一棍子打死,以拯救体现爱护;倘若贪污受贿,性质变了,理当严惩,根本不存在什么爱护不爱护的问题。

不管是哪种情况,都必须如实查清问题,再以法律为准绳,公正恰当地处理,岂能糊糊涂涂“到此为止”?

某些领导者之所以下达“这事到此为止”的口头指令,

要么他是个党性不强、站位不高的糊涂官,要么他是个不讲原则、善和稀泥的做事佬,也许他是个手脚不干净的两面人——担心一查到底会拔出萝卜带出泥,引火烧身。

“这事到此为止”,实质上就是放有问题的人或腐败分子一马,自然有违党纪国法。切不可天真地以为爱财如命的人就此改弦更张、金盆洗手了。唐代韩愈有言,“蝇营狗苟,驱使复还”,意谓像苍蝇和野狗那样地追逐利欲,回去又来。重庆违纪官员雷政富数年前的违纪行为最近被揭露,就是典型例证。

真想执政为民、俯仰无愧吗?那就请大权在握者在嘴巴上设个站岗的,少发或不发“这事到此为止”的指令吧!

漫话闲言

■文/张玉胜 图/焦海洋

## “有偿代购车票”如何走出情与法困局

近日,广东佛山禅城区一对刚结婚3个月的夫妻,每张票收10元手续费帮外来工订火车票,被铁路警方以“黑票点”查处,夫妻二人被刑拘。一些购到火车票的外来工为这对夫妻叫冤、打抱不平,称“10元钱手续费能帮我们买到票已经很好了,怎么还被刑拘了?”(1月15日《南方日报》)

警方依法打击倒卖车票是正常履职,购票者为违法者打抱不平也属“人之常情”,如此让人纠结的事件结局,折射的是春运售票的现实窘境。有偿帮忙购票如何走出情与法的两难困局,值得认真反思。

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警方的执法行为,打击倒卖车票行为、维护正常购票秩序,原本就是他们义

不容辞的责任。小夫妻的“有偿帮忙”行为符合构成“倒卖车票情节严重”的法规要件,一是以票谋利,二是非法获利已超出了“2000元以上”的法规底线。

但是,小夫妻“低偿帮忙”而被刑拘的确也有值得同情之处。许多外来工没有电脑,或者不懂、不便网上购票,出资10元就可圆购票心愿,既可提高购票效率,而且无须往来折返、排队受冻。就小夫妻而言,费工、费时而小获回报,也算“辛苦”所得,似乎“取之有道”,更何况此举缘于购票者的心甘情愿。

此外,还有一个必须直面的现实是,小夫妻“黑票点”被取缔后,一些外来工开始为“以后找谁来帮忙买票”而发愁,由此看来,售票点的稀缺和设置



失当,当为一些倒卖车票行为难禁的主要原因。

凡事堵不如疏。面对有法必依理智性与排忧解难人性化的纠结,我们该如何作出情与法的科学取舍,的确需要制度设计的务实完善。比如,降低火车票的团购门槛,简便其相关手续;在外来工相对集中的地方,增加代售火车票的正规网点,以方便外来工就近购票等。唯此,才能更凸显管理者便民利民的善意,同时也可铲除倒卖车票行为屡禁不止的滋生土壤。



立民直言

■宋立民

## 苦中作乐的“雾话”背后

上网查看2012年的“年度关键词”,虽然说法不一,却已经向大自然靠拢,例如曰“水”、曰“火”、曰“热”。2013年刚刚过了半月,一个“雾”字已经弥漫长城内外。

可惜,时下的“雾话”不是“雾露隐芙蓉,见莲不分明”的双关语与朦胧美,而是一串苦中作乐的“善搞”。“雾以吸为贵”,“天友友,雾茫茫,帝都深‘霾’功与名”,“我在路边等你,等着等着,天就黑了。我在帝都等你,等着等着,脸就黑了”,“三九时节雾纷纷,路上行人吸断魂”,“世界上最远的距离,不是生与死的距离,而是我站在你的面前,却看不见你”,“北京的天气是纱帐里的姑娘——雾里看花”,“厚德载‘雾’,自强不‘吸’”,“京城已经更名为非城,因为非诚勿扰‘雾扰’”……不是生与死的糟糕,引无数美女戴口罩的

“沁园春”,苦笑曰:“一代天骄,央视裤衩,只见后座不见腰。尘入肺,有不要命者,还做早操!”相形之下,秦少游的“雾失楼台,月迷津渡”已经显得古老而正经。

包括新华网在内的媒体,近来都在开天气的玩笑。笔者骤然想起马克思的名言:大的历史事件会出现两次,首次为悲剧,下次为喜剧。当“狼来了”的警告不大奏效的时刻,当“比雾霾更让人窒息的是应对乏力”的呐喊一而再地响遍长城内外的时候,接下来就是幽默了。

的确,“十面霾伏”让全国人民学会了一个“霾”字。然而,这样识字的成本确乎太高。“牵手而不见”的情侣尚如此,“环保”何堪?

笔者身处港城,头顶蓝天大口吸纳负离子,着实幸运。但是,形象思维一把戴了厚口罩

的首善之区的同胞,仍然悲从中来。因为北方有我们的亲朋,因为所有人的不幸都是我们自己的不幸,因为“科学缺席管理失位”的危害怎一个“霾”字了。

“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。”往昔李白看山的时候,敬亭山是“活的”,眯着眼在看他。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亦如是。情与貌,略相似”。辛稼轩看青山之际,青山是含情脉脉的。惺惺相惜,互相欣赏。

然而现在,诗人与诗情画意距离我们日见其远。

呜呼!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个胜利,都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。

只是“雾都”伦敦励精图治,上下落实《清洁空气法》而终于脱“雾”,我们确是鸟兽遁形,雪山无雪,任重道远,似乎看不清远处的清洁与光明。

苦中作乐的“雾话”背后,

飘洒着几多悲哀,几多无奈,几多怨怒,几多期待!期待治理得迅速而有效,期待“唯GDP是举”的理念早日作古,期待吾侪能仰望星空,抬头看路而奋力疾行。

退一万步,至少在“说真话”、“说人话”的务实方面,这“雾话”已经准确了许多而生动了许多。“官话、套话空洞无物,多年来相沿成习,会议中官话、套话至今不绝于耳。”人民日报年初发微博,征集百姓反感的官话、套话,“高度重视”、“亲自过问”、“现场指挥”、“有关部门”等入围。比起毫无张力的空话,“十面霾伏”反倒更有警醒作用吧。

因此,“追星”而仿“流行语”曰——

“大雾迷江,连日不开,元芳,你怎么看?”元芳(作揉眼状):“我看不见,巴掌山挡住了大将军的双眼……”